

竹
坡
類
藁

竹坡類纂

雜說

陳僊父更名字說

士之可貴昭昭也。錫于禹執于孔聖自天子以降各有等秩而顯、昂、令聞令望必是乃足當之。袁公校書為陳君更名曰圭字德父者其愛之也至矣。第其微詞隱焉有在悔尤之寡陳君棹三寸舌游諸公間方殷、榮顯而使之屈意于南客三復之詩其愛之也非姑息矣。陳君謂余盍更下一轉語舉引而伸之曰言輕拙憂言當謹也行輕拙辱行當謹也乃若謹言而誠然謹行而苟容則注以金不以瓦逆之于利害昧于是非逆鼎蓋于人之國遠又失邯鄲之故步不非校書之所望于君者

而願言未及之其言深矣記曰大圭不琢又將有望于他日

耐軒說

耐軒居士自為士時即以自名或曰子欲大耐官職如向父簡
無乃太早記乎居士曰非是之謂也耐忍也無衣則忍寒無食
則忍飢違橫逆則忍耻過難處則忍忿此吾所謂耐也至于忍
性以膺大任忍辱以至三公則吾豈敢雖然范雖嘗耐于廨中矣
未幾而相秦韓信嘗耐于胯下未幾而將漢耐之效甚速也吾
年十三能為文過三十而始脫場屋仕十年離選調越八年而
始邑積備數清幕及今已久生閱諸公入登台者出擁麾節
易若摘髭略不淹展而吾髮星、吾視茫、固心樹慮拂亂所
為犹故也耐未有不致為豈非命耶吾不謂命益信吾耐不以外

而之日往月征通都大邑可立至矣其有狼顧自是之人方且
大罵曰尔之謂正路特衆人所共由未足以爲奇崛也苟若我
幽壑遠馳之高我志高則高矣吾恨其川斷港絕山窮嶺阻
而卒不能至通都大邑也是何異于李恣之見我故夫道李正
論君子之所由小人之所棄高談曲說君子之所棄而小人之
所由小人不謂君子方由乎此之是而反議君子之不知棄乎
此又不謂君子方棄乎彼之速而反議君子之不知乎彼真所
謂無忌憚使狹是而得志其言有不可勝言者東坡有言荀卿
喜爲異說而不避敢爲高論而不顧效李斯以其李亂天下老
莊爲虛無淡泊之言猖狂浮游之說其禍遂至爲申韓蓋自微而
至著滔流而尋源孟軻氏之知言也今也未得荀卿老莊之毫

物易吾守堅忍以持之屈易以俟之亂大謀終必有濟
德定六年八月十六日灯下書

讀阮儒史編說

原于六月十四日有客來訪謂近見有讀阮儒史編多不可其
意往以黑筆塗抹之驚嘆而為之說世有欲立通都大邑而
未知夫當由之正路也有告以當水行者曰山所支川曲港可
舟而游為且清流激湍之可以函討既而川折港絕而通都大
邑卒不可至又有告以當陸行者曰山所崇山峻嶺可梯而登
為且孤峯絕頂之可以遠眺也既而山窮嶺阻而通都大邑亦
卒不可至于是有仁人君子憫其水陸走之徒勞知其函討
遠眺之無益乃即所謂正路者直指而明告之彼能竟悟由是

予而已有李斯申韓燭滅詩書慘戮之意吾恨其為禍亂
不待其後而予其身見之矣吁

題跋

跋王坦道遊江淮錄

自錢塘上婺女江湖洶湧一躋百里千艘萬櫓蕩漾掀舞如蟻
鳧之拍浮殊可驚駭將到嚴陵始可無憂自吳興而生京口則
安流滔、略無滯礙巨艦各舫鳴鉦而過如駕安車而就平陸
不知此身之存舟中也及渡揚子其險乃與浙江潮等坦齋王
君隨其所遇見于紀錄形于詩歌其詞有危懼激烈優游自得
之殊至今讀之猶可想見雖然至險之中有至易者存至易之
中有至險者寓達達羊腸之阪怖、未必失步馳騁康莊之衢

性、多生顯職王君母性畏其至陰而還忽其至易者我

嘉定九年 正月五日 跋

張寄庵記

施君和民以寄庵名其屋寄棲居士為棟古以榜之又從為之
記夫人生如寄年或出或處隨寓皆寄焉異蟬蟬之于天地彼
亦不知既認此身為我又有託所以居此身者皆我之有而思
欲以銅蓄之由是利害得失貴賤榮辱交戰習中無有紀極和
民宦游或三十年至汴所寄西則古邙東則吳興南則天台北
則毗陵其釣遊也今為湖幕賀下有日又將問西湖石林和靖
以神交不則買田陽羨初蘇和仲又將老又不則可仕即仕聊
寓居于宇內惟其明寄之理故萍浮此生略無滯礙出國為寄

處亦寄耳推而上之出處兩忘物我俱泯所謂寄者又豈同降
于幾何有之鄉矣

嘉定九年

正月二十一日跋

跋于湖真蹟

總角李書郎知以于湖墨妙為法心摹手習凡二十餘年竟
不能彷彿其多一于是隨志所向日改月變迄無定体又十有
餘年而書愈拙益異時故摹于于湖者皆石刻耳往、來轉模
寫寢失本真如羲之蘭亭雖真刻且罕得見安得見所謂真蹟者
豈儲施君季彪于湖之玉潤也故所蓄真蹟甚富一日出示兩
軸其一乃于湖扁臺通勁氣逸展轉百數手不容釋既自語李
石刻二十年且以不成廢今頗顧如許而真蹟之精妙又若是

不可復奪矣輒撫卷大息謹書生平欲慕不可到之意而得之

又跋于湖書總得与廟堂札藁

老泉選石昌言北使引乃東坡所書後蓄于陳履常家今覩總得与廟堂劄藁實于湖翰墨而施君季彪藏之蘇張父子固已輝映後先矣雖然老泉之引書則東坡跋亦東坡總得之劄書則于湖而跋則今尚書倪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一字華衮不輕畀人独于此大書特書以發揚其美張氏父子將得是而名益彰云

清風樓題柱

清風樓近在郡治前重午作假食判食判三山王大昌拉幕中之士吏使毗陵施廣道歷陽樊係司戶三山陳采烏程主簿新

安昌平同登斯樓近攬湖山下瞰城市酒闌相与念羊芥子峴
山之遊正石軍園亭之集而慨聚散之不可常斯会之不易得
乃題于柱以紀歲月

跋堯齋十論

道之難言久矣病其難明而枝奔之其失則離病其支離欲貫
之以一而不名其所以一其失則晦道之難言久矣今現堯齋
至公十論自中誠心性理以至仁義礼智信條數而明辨之使
學者曉然知其如是而為中誠心性理如是而為仁義礼智信
既又慮其難也每篇之中必寓其渾融貫通之說使學者即其
十以求其一焉嗚呼道之難言久矣孔孟而後惟伊洛諸先生
得其傳惟臨菴朱文公發明最為精切公堂語人曰說得出又

名得出方是見得分明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性情之
主李者得是說而通之則知人之所以得于天者心實為之主
宰性即心之理仁義禮智皆具而中則取乎不在李者能窮理
以致其知存誠以力其行則是道信皆為我有而堯齋王公十
論之所以為一者庶乎其不離且不晦也嗚呼道之難言久矣
而晚李僭言之其能迥不越之識區：欲以是尾諸公之後與
同志者商確其真是焉耳

嘉定辛巳孟夏之六日

新安 呂平

書

跋漁社圖

余自癸酉暮春試吏烏程李君謙父數為余言其先正西塞漁
社風景之美去城十八里而近沉首朱墨迄終吏不得一至為

恨再轉而承奎奎君來訪道曰且出示漁社屬展玩始知道
場孤在其左右時昔固嘗以公事扁舟輕車往來兩地誦東
坡佳句閱春申君故壘而未知西塞介其中若此不遠也益使
人悵然君謂余是可無一語竊惟三年簿領多贅郡幕飲水自
甘遇事必與人分曲直而不取為一毫過甚故害人至今不相
忘余亦夢寐無時不在苕溪之上得非所謂前緣者耶今雖幸
連得奉親竊稍貧宴如故望黃山白水無田廬可以歸咼異時
或有買山之資當卜郡西塞與君相遇從邈元真子之清風景
漁社主人之高致終滌塵襟以醺素願亦可為一快君笑而許
之因涉筆以示信

△抱角遊鄉校及事舒先生有謂△曰子知四明之有四賢乎
△問四賢爲誰曰楊公簡袁公燮沈公炎而舒先生是其一也
心竊識之他日庶幾得俱在弟子列今僅三十年舒先生歿久
矣沈公竟不及識惟楊公袁公眉壽益高道德益隆亦未有超
偶之便步在辛己△贊貢東浙度幕冬孟侍郎使者來鄞楊公
時留吳門独獲進拜室李侍郎袁公自是數沐沾濡每侍生從
容語及古今事輒聞所未聞深自履幸又恨遭逢之晚也明年
季夏官滿將西還公置酒進修堂中道別酒三行出陶淵明韓
魏公集見贈且酌而言曰處則爲陶淵明出則爲韓魏公燮之
相期蓋不淺也其爲我盡此酒退惟晚季小子何足以辱此盛
見不同美金精玉自有定價安知趙公所遺者不爲他人大稱

賞乎式之後堂有和後山寄外舅韻不刪去而趙司令至謂此詩全篇似後山餘可槩見云寶慶丙戌六月日新安呂山書

跋龜山元城與黃御史發帖

按道復錄元城先生堂以一勤字告龜山先生門人黃公全從公之孫穢得現二先生所與公帖師友淵源可以印證矣崇寧末龜山堂為餘杭後百二十年當寶慶初元也來李製每于壁間景仰遺刻今又獲見真蹟竊自附于聞而知之者紹定六年丁亥清明日新安呂山謹書

書陳食判勉雲萍錄

辛卯上元日書

公益仕珂里今十九年矣視珂里猶故鄉也恨未識賢回自茲深乃解后于岳陽樓上相與道苦雲間事如旧相識豈非幸欤

跋漕司倉所壁書白米天養竹記

倉所改造既成觀深閤暗于王歲漕幕為稱室後有隙地同官
相与種竹僅百箇翠葉交加秀色可餐每冬墨餘閒放應視之
心目開明俗塵一洗竹之有功于人如此乃書白米天養竹記
于壁展後來者知所封植云嘉定五年閏九月一日新安人書

跋晦庵記外大父祝公道事

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貲力順善聞于州鄉其郎肆生業歲有郡
城之丰因辨丰州祝家有諱景先者号二翁尤長者元祐黃太
史嘗贊其畫像廣幅全身大書百許字詞甚環偉後亂而遺棄
少時見外大父枕能頗誦其語至諸弟則皆已不復記憶矣二
翁諸子皆讀書外大父其第二子也諱確字永叔特淳厚孝謹

少時聞父母將為謀昏，避匿。累日，家人驚索得之，犹涕泣不能已。問其故，則曰：「審尔，則將不得與父母昆弟，蚤夜相親矣。」親喪，廬墓下，手植名木，以千數，率滴伏書，若千遍，乃植一本。日有常課，比終制而歸，則所植已鬱然成陰矣。一兄一弟先後死，照河皆親往，致其喪，往迓，徒步不重，万里所舍輒懸弓上，食如禮，夜寢，柩旁不患跽步，離去，路人皆為大息。諸弟求其析產，公為涕泣曉譬，不能奪。時四妹犹未行，而諸弟得財皆散去，不復顧。公独罄已資以遺之，其一婦同郡汪公物，汪公復登二府，終身撫公不能忘。人兩賢之。嘗大疾，親旧有盡室病卧者，雖至，親人莫敢闕其門。公每清旦輒携粥，兼造之，偏飲食之，復反日以為常。其他濟人利物之事，不勝計。雖傾貲竭力，無吝色。鄉人高其

行李誠又多占上列郡博士清錄其李事時三舍法錄士子無不由庠序以進公從容其間若無所為而後生得所矜式咸敬服焉曩先君子于時亦為諸生年甚少未為人所知公獨器重以女埽之漢年以文李致大名世乃以公為知人方鵬之亂郡城為墟鄉人有媚事權貴者挾墨初徙州治北門外以便其私而所徙眾下二千人而莫敢為之首公奮然以身任之其人志疾復取將肯生公以遭御筆之罪公為交姓名崎嶇逃遁犹下諸谿迂捕不置如是累年時事更羣小破散然流得免而州治亦還故處鄉人至今賴之而公之家事實力不能復如往時矣然終不以為悔也此其晚步生理益落而好施不少兼年八十三以終娶同郡喻氏亦有質行生二男一女伯舅華娶張氏

其先以治獄有陰功王臣微拱辰所傳張佛子者也次即先夫
人德性特似公其行事自見于家傳故舅囑少敏悟有文長從
兄君子遊聞伊洛之風而悅之茲求本輒不利喻夫人及伯舅
既先卒并舅沒公十餘年不即世今唯伯舅之子康國居建之
崇安故舅之孫回屋劔之尤沃而康國二子已提髮能誦書矣
蓋惟外大父之淳德高行先人後己其誠心所格固宜有後而
康國母家所積之遠又如是天之根施其將在于此乎竊感陶
公作孟府君傳及近世眉山蘇公亦記程公遺事不勝凱風寒
泉之思因書此以遺康國使藏于家時出而訓習之以厉其子
孫又記堂聞先夫人說第四外叔祖承侯不羈從從黃史遊黃
公補數中因以從從黃公贊之為史名赫宗而字之曰有道与

之泯迹書札甚多今皆不存獨所為書邨如京皇考志世武傳
其墨今姓字尚可見耳先夫人及叔勞少時犹及見其道說黃
公言行甚詳酒酣悲歎感慨切絕不類世俗音調問其所以
則曰黃公之遺声也此孝外家兄弟亦少聞者因附記于此云
蓋既叙將書以遺濟之弟未果而濟之復以疾不起其二
子丙癸相繼于建陽因書界之俯仰今昔為之流涕不能

已 慶元戊午 臘月 既望 書

祝氏世居江陵自承俊遜于欽曰仁有子丰州其子也孫象龍
改名用之登儒科為太李博士六世有名節預鄉荐李富而文
臨弟真為郡李賓至和甫七世矣和甫名榜即丙也其諸父皆
依朱文公遂為建人和甫幼孤文公教育于家塾年甫志李俞

寺承黃公幹為行冠孔孟及親炙當時講論之益故其氣象粹
溫刻意問學于書無所不讀下筆頃刻數千百言將以儒業昌
其家所謂光遠而自他有耀也者祝氏沒與其在建乎始大博
有弟景先即黃太史贊其昼像者生男若女十有四人其第四
女實為黟邑樞密汪公勳之夫人又其第三子珍之女沒歸樞
密子提刑公作鴈而侍御公為和寺丞公義榮給事公義端皆
其所生也第二子確之女適婁源吏部朱公松是為文公之母
故鄉人相傳祝氏女位最高有名竟臣為郡李諭者景先第八
子磐之子也男女四人堂哥第三女家雖貧不肯以与兒子朱
及婿而李諭公卒親族咸以屬同邑呂午兩翁相值遂成姻對
越七年而午偶奉來科由是祝氏女位高之語復記傳于鄉閭

二卿汪公樞之兄弟與今二卿朱公在尤為祝氏喜所以篤敘
甚至雲間外舅往來朱汪之門文公占侍御諸公皆雲陽
之宗深加敬愛周之不遺餘力此意流傳歷世不泯豈惟祝氏
得所憑依而且施及于年馬乃知前輩高情曲綦親臨遺風凜
可尚已一日和甫示年以文公所記外家遺事三復感嘆汪
再拜書其後時紹定六年 五月 旦日也

題嚴陵釣台

古今題釣台詩固多於笑人。堂記前輩一絕云 先生高卧意
如何豈謂功名不足多幸有故人能辨事一絲贏得釣清波
此深得先生之心後世若陳希夷亦庶幾之蓋真知天命者被
此賢輩不足語此而世徒以冠帶諸公校優劣吁

跋梅庵与程侔帖

瞻瞻以道李師表當代一遺墨落人間便為至宝平松樹小子
生晚不及預門弟子列而于其格言大訓發前聖之秘開後李
之達處心誠好之又以有連故得其遺帖一、皆先生晚年之
筆結字剛健兼以婉熟聚藏筆筭如室曲阜履然每一款現想
見遺德之腴溢從手指間出也今又從汪君左直獲睹此帖端
拜至復筆精墨妙而觀其詞旨竊謂君子之道三為語及食福
之至盡心不曠官也得復于非迫易退之说不枉道也嗟、于
卿曲長上之問不忘本也夫豈若青李來禽等帖字畫之工而
已端平二年 八月二十八日新安漢李 呂平拜手敬書

吾邑方氏所居曰林寒山至伯樞隨之乃即其音之相近以環
易寒而曰環山因以名亭又有亭名皆山堂名蔚秀皆取正于
醉翁亭記語鄉之秀秀多為文衆道之伯樞程李積文氣象闊
雅蓋環山蔚然之秀所鍾也故能忻慕于歐陽公而有取焉夫
環滁之諸山未頭因歐公記語而頭吾邑之環山未聞因伯樞
命名而聞昔人謂山川因人而重諒諸

書題葉芝偏唐詩

唐詩惟杜工部手集大成自我朝數鉅公發明之後李成知宗
師如車指南周述所向也近步題葉芝諸人更于杜詩外搜擬
唐諸家古律傳習吟哦詞調清婉讀之令人心醉多棄其李
馬鈞佩相識往由是予謂工部日月也諸家景星慶雲

夫子天不可一闕也秋聖出示紫芝手編命下一轉語輒書此
求正秋聖以為如何嘉熙元年 九月九日新安呂平書

跋晦庵帖

子益汪兄來訪袖示晦庵先生翰墨兩軸讀小字三紙則知講
明斯道之功讀大字二帛則知或為斯道之厄有意扶持斯道
者惟使之愈久愈明而不至于厄則幸矣新安復李呂平百拜謹書

跋范唐鑑墓

此太史范公手定唐鑑墓本第三卷也行整字楷首尾如式唯
謹其事上之跋臨事之慎皆可想見李凡十有三中堂逸去公
四世孫今兩浙運幹太原一旦全而歸之是可尚已

嘉熙二年閏四月二十一日新安呂平拜手書 于礼部貢院

跋先君道場詩軸

此先君初奉遊烏程道場山詩也時文仲為監寺藏之唯謹先君于是年六十有一矣越二十年而即世又五年文携以相示先君生平不以世事縈心放浪狂談之外此詩可緊見墨蹟亦超逸如生欲歸之不忍留之不可乃書其後併以施之庶幾坡翁之四菩薩版云嘉熙二年五月十八日蜀吳住持清江百拜

跋道場何山詩後

去烏程殆將二紀嘗人至今不相忘也亦夢寐常在道場何山間僧文師忽袖示旧遊修作与所答惠芥菜束淺陋鄙俚視之可愧而師不以覆瓿愛藏許久又表以華軸是師与嘗人僕不相忘也曷勝感嘆謹謝而歸之嘉熙二年五月十八日午書

跋李用之太極問答

朱文公先生太極中庸說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捨是而他求猶厭五穀而欲吸風露以爲奇也或知尊其說矣未免輕下注脚則一字一句易流于差又將如五穀不辨種類而以芻爲苗者有之惟能遵守先生之李規于博李富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致力焉則不廢乎其可矣此御史李公所以致問于西山旁探于諸人反覆講明以求真定之歸也

嘉熙三年

二月望日

新安呂午

拜于謹書

跋李牧錢行詩後

居官得民譽爲難得士譽尤難爲郡博士而得士譽又難之尤難者也自非文行俱善豈能一名士之口哉李君履文後教吾

邦于其遼朝杖之遊者相与作為歌詩聚成巨編手摹錄集
得寓目焉憶居鄉時親見君親矩矱南考校精士翕然稱之茲况
亦抗經講下因知君為詳而信是編非溢美也行有尸而祝民
与吾竹先生同傳不朽豈無健是大書特書勒之堅泐以侈明
歎兩邦盛事者乎

嘉熙三年

二月三日新安呂公輯于謹書其後而得之

跋沈君迪丁酉上書

右秋浦沈君丁酉扣閣書也君慷慨有志別予去二十年矣忽
惠然來訪相与話畴昔一笑乃出示此編三復掩卷大恧而為
之言曰四失六得之說前雖未合豈無可施行于今日者乎兩
難所恃以禦寇者民兵也三邊所恃為要害者襄陽也民兵散

不惟無以禦寇而反為寇藁陽失常山蛇勢中斷而蜀与淮皆
失所恃時遷而往已無及矣事機方未盡亞岳之招收流散之
丁壯以為兵而區處其室家使各得所則莫不勇公戰怯私闘
而轉危以為安勦力一心規復藁陽俾三邊聯絡相應則已坏
之證可以立起此沈君所以言而予為伸言也雖然言非難行
為難天祐聖明必有卓然出任是責者予何多言為哉沈君
行有謹書編末而帰之嘉熙庚子七月既望竹坡呂平跋

張王寄標遺事

東坡先生在元豐不合于元豐在元祐不合于元祐大節卓偉
人稱之至今寄標王公慷慨明哲未嘗妄鑽權貴人春禧中不
肯援姻黨進嘉定中不肯媒嬖戚進官止郡幕六十即致其任

藏身万人海裏莫或見其面蓋風節大類坡公以仕不達故鮮
有知者倘非賢嗣欲揚其先君之美當世名流不忍沒前人之
善安能大書深刻以信今傳後乎公曰倍公慕溪甚久每見公
言論深遠襟履堅正可為世法者甚夥而二事入雲親聞于公
甚確今現此寧悅若聆公語時為之慨然

嘉熙三年

六月二十日

新安 呂平

書

跋西山太極問答

道本非唯明也。能審夫真是之理耳。魚極而太極。周子所以探
是至理之無聲至是而知是至理為造化品彙之自本自根也。
而之一字貫通渾融。非有分別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彼惟昧
混不真。証之以為虛。魚之無至。于安床上之床架。屋下之屋馳。

騁以說務于辯勝故世之少俊輕銳壓常嗜異者往往喜談而羽翼之嗚呼使其知于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而加之急焉則知周子以有無爲一与老氏以有至爲二是非判然而行之議息矣友人滕兄家傳之李淵源有自乃以西山问答見示慨去展之有人幸斯文之不墜喜而書其後云

淳祐元年十二月 日 呂平 書

跋梁陽詩注

梁陽詩集大成根以義理而廣引諸書發明之与連篇累牘不出風雲月露者異矣么每虞讀者不知其所獲之事將併与持之本旨失之今王君么好古博雅君子也句釋字注一見驟然其遺次云之于坡仙缺三復款款輒書其後俾之

淳祐二年

二月旦日

竹坡呂平

謹跋

跋書菊莊詩集

詩編讀竟句、晚唐洛水先生序引國已辟簡意呈菊莊猶令
著語余久寓馬城姑即馬城花窠一篇廢之老子西城佳今踰
十載期栽花成茂樹種柳長高枝梧接從渠巧誇博到處知梧
頭抱賣去一、是趨時持此酬菊莊之清言笑許否

淳祐二年

三月望日

竹坡

呂平書

竹坡類藁

墓誌銘

呂德章墓誌銘 百七公

公諱芾字德章姓呂氏以嘉定十五年春正月丁丑終于家明年季夏其子應辰蔚錄公平生行事存於墓誌月日 年為書以抵其宗人云曰先君嘗一試有司不售絕意進取年方知命即自卜其寔經營成之有年矣不幸棄諸孤以沒而未即葬又墓無石章以識先君目不瞑應辰等罪將莫贖今寔有期故以銘請云抗書以泣曰古者隱淪道素孝義聞著雖無官得立碑矧公風厲公知別十年不免見今又歛不憑棺哭不奠聲不以寫我心之悲則于敘次其始末而求以銘詎敢以不孝諱惟

呂氏本姜姓虞夏之際封于呂子孫因氏為自太公望則然矣
其後三國迄唐世有顯人宋興登黃岡為名臣者陸相隣六世
南渡東萊之呂以道德文章聞天下散居閩浙諸郡間他呂殆
不多見惟公之先曰從慶本金陵人唐季倣擾與其事從善徙
于歙既又乘旌德佳山水自從居之故呂氏之在旌德者最著
衍至公十二世矣公曾祖仲錕祖若水公憲皆潛德弗耀也公生
而穎悟揭角能文自失利科奉命焚棄所業聲律惟韓柳歐蘇
集手不停披曰此足自樂吾不能為雕蟲篆刻以滑世取好矣
勝所策堂曰哉彩頗極藻頌時與兄弟團樂衆飲以娛其親生
產多遜于二季弗靳日肆其羣子姪延樓儲書隆師督課無一
毫厭怠意十數年來第進士與計偕彬、茲盛矣公性剛直不

要交人有善稱不容口有過輒面刺不少貸至已逋負振之絕
亡者為之棺幼敏李無資者為之杖養成就之凡濟人利物事
行之不遺餘力而未嘗自以為德邑侯李公迂忠以賑飢按行
至里中聞公賢而訪之公肅入具觴豆因劇談間聞利病李公
嘆曰君子哉若人滬台子羽其流也為留一夕乃去晚至喜東
陵之何室潤珠勝因卜築其間軒亭池榭翠瓦照映日杖履娑
娑賓至裁酒登覽諷詠欣然無忤蓋得隱居之操若方屏家事
案餘年而以疾逝矣春秋六十有三配江氏先公十四年卒子
三人曰遂良早年次應辰也蔚也女一人適進士管時顯孫二
人淳浚應辰等將以十月丁酉歸窆于板橋之原從治命也公
嘗謂人苟有抱負不論窮達頭暗必隨其屋廣狹各有以自見

時我用功名可成契致不離浮湛閭里行義亦卓、可紀蓋其
實衆之美哉見之高氣節之奇得之于天者磅礴鬱積不發于
此公惟抱負不施故孝于親友于兄弟仁于族姻里黨而智足
以知遠達存亡之幾所以著見于屋冢處鄉者如此使公得位
而行豈云可現哉公雖不躬榮祿而一經杖屨克有賢子今應
辰蔚皆蔚然有聲場屋將大吾宗抑所謂不在其身則在其子

孫者非耶 銘曰

惟士君子 藏而不沽 如石韞玉 如因生珠 不器以用

執掩其輝 倚欽公欽 孝及時遠 孝友仁智 發于性姿

有嘉者子 將大厥施 惟此新宮 公自采香 琢詞碑石

百世所壽

先君懋記

先君諱大用字景宣徽州歙縣人曾祖仲明祖昇父玠皆隱德
弗仕先君少抗志不凡以儒自奮試累中鄉校至科奉輒不利
乃篤意訓子年登嘉定四年第十七年以年通籍法 明堂恩
封承事郎紹定元年 郊祀恩轉宣議郎四年 明堂恩轉宣
議郎尋又以 慈明慶壽恩轉通直郎六年 明堂恩轉奉議
郎奉議告下捧而喜曰當以此自隨嗚呼其喜乎此者豈知其
身之遂終乎此也耶是步十二月年自兩浙漕幕差監省先君
時以創瘍奔馳稍減辛寢食如平時明年改元端平正月朔蚤
作正衣冠受賀家人喜相告元正晴明如此康強可卜矣越三
日忽謂年我住世間所需僅足今又見子登朝死無遺憾死則

還葬我于故里。平葛且泣。自是飲膳少減。茲對醫者。執自稱云。
病至七日。夜三鼓。俄年享八十有一。嗚呼痛哉。先君素厄貧。
晚就泰四方。二十載。平仕。遷連莫報。罔極。嗚呼痛哉。先君記聞。
淹該翰墨。道幼性剛。而無他檢。而好施。所至佳山水。必登覽。耳。
高身健。人皆異之。吳興郡侯張公忠恕。林公岳趙公汝達。姑熟。
郡侯吳公素。滕陳公貴。謙趙帥汪公猗。湖北憲使袁公中。儒深。
加敬愛。既沒。神屢降。書數百紙。華勢如生。嗚呼。異哉。先君嬰瀟。
氏累封。宜人子三人。長革。進武校尉。次平。朝散大夫。三平。卒。
孫男二人。長況。將仕郎。次況。孫女二人。長達。卜拱。次許。達。列。詠。
曾孫男三人。長全。老。漫。先君六月卒。次相。老。明。老。曾孫女慶娘。
革。後治命二年十一月庚申。歸葬。歟之。孝悌鄉。朱吳村之原。其。

平生行實之澤將求于世名士為誌銘以表其孤子不忍死泣血謹書其略納諸函室姪增從事郎池州錄事參軍程若晴填諱

婺邑江縣尉母孺人葉氏墓誌銘

將仕郎江簡條列其母孺人行實一編其書遺子進武校尉友直走數百里來告曰簡与弟麓逢龍不幸母氏沒窀穸有日簡幸与子全於里又幸風獲締交銘吾母莫如子故以為清編首言母居室時事親以孝謹聞其父憐之不肯与凡子故以婦我兄君婉游勤勞相理家事皆有條叙处卑尊無間言奉舅姑四十年問安視膳如一日姑有疾葉餌膳親雲不遑姑嘆曰後必有以報婦常寧承周公介國扁先君之堂曰肥子謂此非詩所

謂可以得安父母宜其室家者耶次言母過齋堂鵲鳴而起躬視燎濯滌日必追慕涕泗當時上冢入室以往雖勞不憚予謂此非詩所謂可以承先祖共祭祀者耶次言母以婦魚公事在勤夤緣每身先家人為之止單麻起隨謹載積年雖高犹不廢剪製縷縫之事或告以胡不自逸則曰何以率下予謂此非詩所謂志在女功服之無斁者耶次言母礼容溫肅服飾雅淡器血必黜奢展宇必掃澆見有容体無當者若女戒之往一事自脩飾予謂此非詩所謂以礼自防化人以婦道者耶次言母遠下有恩待親戚至纖芥薄辱鄉閭步款衣寒食飢延疾時亡汲汲恤遺兄男女孤姪依者救養成就備資嫁遣至各也予謂此非詩所謂均一之德如鴈鳴者耶次言母以先君篤義惜里中

義役沮壞乃贊以其礼会衆率田爲勛人到今村之族黨賓朋
交際雖數至輿轅釜声又以先君留意義方學弊延師供具豐
盤立有箇十餘載者達觀最幼悞不及見成立斷机之訓尤切
甲午秋中亞選新並有声場屋累皆進士女壻皆官人孫曹
滿前譟呼誠禧晚拜恩封閭里歆羨富壽康寧而以全終予謂
此非詩所謂令妻壽子孫說者耶且詩首閨雖蓋以閨門
爲風化之始自宮室達諸邦國鄉人分殊而理一故聖王垂焉
予現三百篇中婦人苟有一美則有一詩三嘆三咏焜耀簡策
全篇人衆美兼備若是汪君兄弟父子之清勤又若是銘其可
鮮乃叙次其始末而銘之孺人諱壽瑩姓葉氏徽州婺源人父
諱人子南坡居士、娶汪氏生孺人姆同邑故紹興府教授

汪君克剛之族子安時即肥堂翁也。孺人以端平二年二月壬辰卒，享年八十有八。姑之壽齊堂，富紹定二年錫類恩初封孺人，以爲孝慈之報。子男五人，長簡也，前權江州德安縣尉，次篚策，俱克卒次。篋逢說、特補國學生，女二人，長造迪，功郎程夢龍次。造承信郎程克允孫男九人，長作哲，卒次。謀次，肅次。友直，新義濮王府主奉，賊喪次。友義，裕德縣新應新孫女五人，長造進士黃暉次。造進士張邦榮，餘未行。曾孫男八人，夢麟名。孫益孫凱，孫徐孫牛，孫星孫瑞，孫女曾孫四人，皆幼。始肥堂翁亡，忌時孺人相与卜窆于鳳亭里之江山，以備雙劍之藏。肥堂翁先孺人七年卒，葬于是寺，永洪公友成誌其墓。至是，簡等以

九月癸酉奉孺人柩附焉。銘曰

事姑以孝 從夫以順 待人以恩 教子以正 家是以肥
衆是以敬 壽享常珍 恩露初含 二女五男 蘭桂蕃盛
九孫八曾 玉雪輝映 優游考終 演迤餘慶 江山之原
煙雨之暎 雙劍埋藏 百神呵禁 鑽石紀銘 傳遠示信

方元旦墓誌銘

予家岳溪與蓮瑞隔一水兒時及識居士方公中孚與其伯氏
正夫皆長大美鬚髯衆爲善里人咸以長者稱之伯氏生四子
率詩酒自娛亦俱善善人居士生一子名宣字元旦人物脩偉
類居士尤衆爲善鄉閭有利多與言當除訟患者爭歸之郡
縣亦委之每奮身任責不辭費自己出亦不靳人日之居士
一夢方氏自神農後太子雷指天以雷爲名指地以方爲姓至

漢儲避地江左封縣侯今廬食柳亭山賜号真應其後世居
歙之臨河迂髫田者太李博士恬遂昌縣丞務志以一往相傳
魁札閣迂道瑞者元旦之八世祖也曾大父烈大父行文皆潛
德弗耀元旦幼後迈列志讀書博文強記奉趾得重遂昌丞于
元旦為從兄元旦師之丞每期以遠大性孝友妣胡氏占居士
及伯父四兄相先後卒元旦既自終大事人恣往祀伯父諸兄
後不遺餘力歛苦賦役不均嘉定壬申間得百步減折帛紬絹
五萬餘緡實自元旦發之又割膏腴以備義棧爭糾遂絕此其
忠利鄉曲最為父遠至剡水以濟不通覽通路以便往來傾倉
廩具糗糧以賑飢餓又持其細耳門植佳桂修竹喜賓客不問
家有主至則終日觴詠留欢卜夜笑談霏、不飽聽者忘疲大

夫士亦素与之交由是遷瑞之方益表于時予先君朝奉荷
元旦相与學甚予亦蒙知愛薄宦東西別二十餘年端平乙未
挾篋歸莖墓下之役有渴必獲時元旦已得末疾每語及先君
輒涕下不能止嘗謂予如不相忘他日當力疾訪官下予意天
相吉人必得上寿一日聞疾作亟往省之犹躍起出迎謝屈已
何奄然而逝蓋丙申七月二十有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七元旦
側僮多迫幅輕財重義与物為春所居西偏闢窓桂槐教授鄭
公願名曰槐軒創屋數椽扁以懶庵為堂三間扁以閑趣又別
營一室湊上扁以臨清李正吳公自牧為之記時節約親朋泛
舟上下以為樂其胸次可想也堂于竹間結亭面秦潭山下暇
坐索水遂昌丞為名俱秀取江山俱秀而宜有俊材生娶胡氏

先二十三年午生二子、先子回嘗俱中亞迂、名方曰起、豈
悞秀之驗耶、女二人、長適侍補太李、注吳應龍、次適樹戴、從諸
孫男四人、汝愚、汝魯、汝賓、汝直、女孫三人、長珩、進士吳簡餘
幼元旦死之日、聞者莫不哀悼、相率往哭之、接踵于道、遠漢漲
橋斷、鄉鄰不約而集、即日葬成之、以渡予者、其得人心如此、是
可為、喜于鄉者之功已、予先子回將以戊戌十月辛酉奉柩
墓于永豐鄉白楊之原、子先不遠數百里、以其狀來、曰知吾父

莫如子、願以銘清

銘曰

席珍不聘、為鄉善士、下津往來、眾推仁美、克承先志、
式遵令子、善積慶鍾、未見其止、白楊之原、中山之裏、
鑽碑新阡、以昭閭里

方節幹墓誌銘

公諱子先字山甫姓方氏世居歙之蓮瑞與予有連步在丙申
君之先君字元旦年君以狀來乞銘不忍辭越七年癸卯君年
年每念之不置今十稔矣癸丑正月其子汝賁又以君狀來告
曰汝賁不天先父早歿以陰陽拘忌故柩在淺土日久茲得吉
卜于岡陵之原去家一里而近哀事日薄敢以銘請君弟淵甫
書偕來允惟、嗚呼予又尚忍銘君也哉君家世之詳已具元
旦誌曾大父行文大父中孚父寅實維元旦君髫髻敏悟日誦
書千餘言老師宿儒皆奇之惆悵有大志期以功名自奮晚遇
夜聚寸陰必惜嘗謁歙軍彭公方公篤君先世同登契且喜其
可教親命題課賦之日徃月來口講指授卒業由是加進自謂

吾宗二魁声誉可度契欵比就科年輟不利僅一中亞選茲抗
志不屈手未嘗釋卷元旦晚年成家事母罔我益招致賓客觴
詠窮晝夜不絕君左右無違靡有倦容其幹蠶尤迎刃而解与
里鄰族姻交尚氣誼不以貧富二其心困苦不能自給者曲加
存接婚嫁不能自奉者為主張步飢則捐廩以賑梅潦則載
糗以食病為醫死為葬有危急奮臂捐貲為拯援交惡未易折
衷為出一言莫不遷睦儿居鄉吳懦者率恃以有主岩溪徑來
惶惶建橋造舟無步不力人免病涉訟橋路隘且築種屏之閭
之逼成康莊天台胡監稅字來攝岩鎮事病弗收君僅与一日
雅即与置棺擲擇地安厝沒其子至欲酌以直一无所受与淵
南析厝淵甫請以田易屋君慷慨然遂与而全勞費吕竭溉田萬

數每步沒策苦人力不齊乃履訟起夫區區周悉人莫能違可
以垂遠鄰竭誠取則焉君衆賢好客嘉吳元旦在時者校軍壘
醴應不輟園圃山水四時徜徉畧去一毫但傲鄙吝意有希名
故以自警庵名見山以自適予皆嘗爲記之元旦之莖也負土
之役極極勞費親朋雲集嗟嘆服除自惟奇勤淡書未効何以
慰衆懷遂假達勇將以承信郎光州節制司准遣翼以邊功著
而場屋之念不衰癸卯秋應試清聞地榜屬耳械以疾終至
是年閏八月二十有一日也享年四十有五娶許氏生二子長
汝魯後君一年卒次汝質也女三人長遠進士吳簡次遠將作
監丞孫待補太學生汪師舜三未行汝質將以今年四月十二
日己未奉輿窆窆于岡陵虛其石俟君之妃百步附焉子念君

慷慨一生輕財重義里有緩急惟君是賴利與害當除惟君
是謀今乃不得中壽俾里中失所依予累年閨屋有欲言不
言此所常不能忘情幸其子能自振立又勉于李厥妃以柏舟自
誓勤理家事了婚姻振門戶而相與維持者淵甫也庶幾不負
君者既叙其梗槩又系以銘 銘曰

孝子親友于弟存心仁處事義無吝色有大志不假
年遽下世

善養居士汪君墓誌銘

淳祐元年八月一日鄉人善養居士汪君之子焘不憚往迎數
百里來訪于馬城曰意不天失所怙今五年矣而墓未有則謹
以行實一編呈似幸哀憐賜之誌銘問其來也有謬否曰無之
寧為是來耳一念能孝使人感動是可羞也塞其情汪氏為新
安著姓聞于積溪者居士之冢冢也居士名焘字處微善養其
予也嘗祖激三預鄉荐南郎試恩授上州文李相文中父王錫
俱潛漁弄耀虛士天資穎悟夙與其二兄賜映勵志讀書以繼
鄉汪公文振為師府判胡公思誠運幹胡公夢龍為友賜字以
以鄉荐免者數字以當領袖邑庠居士持身端謹有古君子風
怡退不屑意糾奉國門數十口奉上接下皆以誠家事無巨細

整、有條理、燕私、無妄、語、輕動、以義方、放于煙、課、奉、業、繼、則、現、
書、史、自、娛、故、參、政、何、公、潘、局、藏、修、之、所、曰、靜、現、邑、令、汪、公、季、和、
以、善、養、居、士、目、之、居、士、崇、善、好、施、食、飢、衣、寒、救、急、唯、療、疾、苦、仁、
心、實、德、推、服、鄉、邦、以、是、前、後、時、貢、奉、行、荒、政、等、事、必、以、相、委、事、
無、不、集、人、迄、無、間、言、賴、以、存、活、者、甚、衆、邑、具、其、功、聞、于、台、府、比、
行、賞、力、辭、不、受、立、修、李、校、建、祠、宇、祭、澤、梁、皆、先、施、以、率、衆、時、貴、
莫、不、敬、愛、之、未、与、之、交、詩、簡、德、律、而、無、毫、髮、事、抗、政、邑、令、有、利、
害、不、能、自、決、必、訪、焉、悉、以、正、對、終、身、不、改、邑、人、多、陰、受、其、賜、鄉、
史、李、公、過、之、軍、足、邑、也、与、居、士、尤、相、善、廣、唱、為、多、嘗、稱、居、士、清、
不、飽、物、知、不、失、已、咸、以、為、知、言、居、士、生、於、紹、興、壬、午、二、月、二、十、
有、二、日、卒、于、嘉、熙、丁、酉、四、月、二、十、有、六、日、塋、于、縣、南、五、里、杭、村、

之原布汴國公虎榜其庵曰環谷娶胡氏男二人俱業儒長即
煮也娶今閭門牛舍人之女次点娶府判胡公之姪女孫二人
長維宣次維則未世其業夫孝百行之首天每于此孝其報今
煮之兄弟不忍沒其先人之善而求以紀述顯揚者若此其勤
至其要得不孝報耶屋士雖不克以功名自見于世而煮也點
也維宣維則行將聯翩奮身場屋則屋士一門之顯詎有既耶

銘曰

清不絕物 和不失己 華萼相輝 有好凡事 志在頭揚
又有金子 存後俱榮 是為善養 鑽銘于石 以詔閭里

富漢程子容墓誌銘

富漢程驤手持其先人手卷付實一編陸門乞銘研以瀉水光

雲漢其祖用之者示相程之先用之、誌脩矣子容名思孔字
子容世居休寧之富溪曾祖達祖車父即用之也子容事親孝
先意承志罔有違意自失所恃侍用之寢者十二年教子以義
方習儒業處己以廉至是髮妄取侍鄉里以公莫不敬信有訟
不之官府而赴愬于其門子容不問勢強弱惟以理之是非折
衷之率悅服而去堂以膝雙自稱始用之好陰陽家風水之說
自營地于衡之洲化未畢而卒子容竭力負土扶護墓焉晚亦
自卜窆于和睦干之山語人曰斯山也傾鼓在前展旗在後去
水紫迥是謂之玄奇石磊砢勝彼金玉有地可庐有田可畊吾
子孫于斯奉祀有餘矣且其有與乎一日对客乘棹局未終而
逝人皆異之實嘉熙二年八月一日也享年若干娶李氏檢法

之女先子容歲年而終生二子長腰次驥以至承入石庫女一人連進武枝尉戴應龍孫男確毛鵬毛豹孫腰等以其沒之年九月八日奉子容与李氏之柩合葬于和睦干從治命也

銘四

陰陽二宅 幽明一理 生也安居 必佳山水
死而有知 云乎不尔 和睦之干 近在閭里
向背之宜 復何藏是 以安以固 以利孫子

老屋居士宋公墓誌銘

為善者必有享報于老屋居士見之居士以善人聞于州里生三男長渙登年丑進士第浙省康子卿奉濟亦好李自脩皆股、榮貴人敬羨之謂是居士為善之報居士年于壬寅八月

十有五日漢等將以明年八月一日奉樞定于山地之原其塋
呂山子族子也為漢等以居士誌銘請于文去鄉比時幸甚識
居士容貌粹溫議論篤厚心切起敬居士常治觴豆延入一室
曰此君所書老屋而李洞齋所為歎也相与閑口一笑到其何
時而居士已下世矣予于漢有同徑之契又接居士殷勤之懽
以其目擊參之月評則叙次其美而為之銘可以無愧居士諱
友直字正之姓朱氏以老屋自号世居新安城中曾祖山祖山
父山皆潛隱弗耀母程氏生四子居士最幼未弱冠而孤諸兄
皆散處居士刻苦養母二十餘年母歿晨昏夕灯事之如存哀
奉慈自任責不以煩諸兄居士天姿穎悟懷平孤屢李銳志為
方之訓夙理家事夜替諸子讀書有困怠則水沃其面夜過半

乃得寢處側創屋兩楹俾諸子誦習其中忽產雙竹榜曰瑞竹
書院人亦前建方輿館於是益新色足輝孔道加厚由是
諸子皆有成士居士好賓客故吾儒尤親睦族鄰步時會聚稱
家之有繼又輕則重義衆周人急難其所甚悉或僦窮困亦援
之橋梁道路必葺之以便往來祠廟寺現有契塚亦隨刀脩復
竊近城東門多孔道盛夏設飲具以飲行者有負重急往不能
負酌即酌以飲之堂解衣推食以濟凍餒且戒之曰勿與人言
其收人利物出乎天性非以沽名要譽如此人有一言一行可
以資益必再三降嘆或有不善亦面折不少貸一以至誠待人
莫不知所敬愛始乾道間鄉人有做庐山故事作大蓮社即郭
二羅公塚漢章公成在父王嗣響者居士慨慕前哲為首倡步

一會為眾至千人往，多化而為善人。以是稱居士嗜佛而不
知居士耻，獨為善人欲假是以率鄉人同居士善也。一日忽病
諸子進藥却不御拂翼整衣瞑目而逝。僧融上人堂為物外交
為說偈云：寶散中秋月，清光何処去。蓋以居士逝于中秋也。死
之日，弔賻雲集，哭之或至失聲。過其門者亦為之嘆息。注下屋
士生于淳熙乙未正月三日，至是年六十有八。卒，妻氏渙，浙
濟皆所出也。女三人：長，遠進士蔣；次，遠進士呂；次，遠進士
吳。孫男四人，皆業儒。孫未名而卒。孫女一人，未
笄，渙初授桃源縣尉，戍將反而居士逝，或疑天未純佑善人
抑豈知居士天年有限，不使閭閻修遠而考終正寢是乃所以
為佑善者耶。銘曰：

為善必報

如藝五穀

以栽以培

時至則熟

種之一粒

收之千斛

屋士為善

惟日不足

義方有訓

應影響連

收功交場

袞々相逐

我銘屋士

風屬鄉俗

屋士為誰

是曰老屋

竹坡類纂

雜錄

題仁義寺

朝請大夫新知泉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借紫呂平伯可書
吳良甫撫甫時甫曰甫娶甫尚甫以淳祐元年十一月望
日約伯可方山甫淵甫遊仁義院山甫謂伯可曰盡紀歲月
因說偈言

寺以仁義名 多求仁義實 祇在毫釐間 遂分儒与釋
千載幾萬言 未能合局一 大笑出門去 莫問成陳迹
吳良甫跋

閑壽菴壁記

淳祐二年二月望日方山南淵甫約呂伯可鄧葑房曾士亨吳良甫來遊閑壽菴予仲發与言于壁以紀歲月云 詩曰

四顧雲山滿目前

却從此地得牛眠

問君此計何為早

且住人間五百年

三可樓聯句 香城西城翁幽居

四時鷗鷺窺喬壑

千古魚龍听管絃

歙西岩鎮閔氏家譜序

予遊吏路幾三十年暇馳不暇出入常至內申歸省舊序時
岩鎮同年仁甫閔氏昆季特持家譜過予索文予詳現之曰
由葛子 府君來約三伯餘年前主可批對曰公自十二三
步時記曾大父云吾家世有自來矣始居存魯派衍九江後
徙鄱陽折之于歙因南唐兵燹白葛烏有我今述之由葛子
府君而下考之明矣予述茲索筆以塞來命 夫氏族者古
史官之所紀錄秦典籍漢子臧公侯子秉威失序胤司馬遷
父子約世本修史記因周潛明世家于是乎知信氏之所自
出嗚呼遠矣哉吾郡吏部朱公諱松由婺源而尉尤溪文公
主殊不知吏部居歙之黃墩而八世祖徙婺源則文公歙人
也歙之程助東晉太守諱元諱成帝賜宅于歙西十四世諱

吳沈溫忠壯再十七世譚纂大中譚珣為纂九世孫實為二
程父嘉祐初迂河南則豫國公洛國公亦款人也明矣嗚呼
千載之下湘流尋源人不知迂款之岩鎮閔氏為琅邪公之
復故善言謀者繁之土池而不感泰之姓氏而無疑如閔子
得聖人 為之師顏冉 為之友俱為魯人少孔子十五歲
天性閑 以德行冠于四科而不求仕于季氏 惜八佾
歌雍撤三家北面為臣親逐昭公致有乾侯之避持万柄欲
內圖襲其可得乎嘗欲以閔子騫為費軍騫曰善為我辭焉
如有沮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汶則奔南魯北境上攻之齊
州層城五里有閔子騫墓則其先為魯人子孫占籍或為齊
人矣封曰琅邪原其初心賢之也惜當托始琅邪公實不為
通氣化彰禪其初奉一人之身也今自葛子周君六世孫曰

惟慶登景德二年進士第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子諱從周
登天聖五年進士第官至都官郎中孫諱師文登崇寧五年
第官至南安軍通判祖孫三人魁名後先登璧熙曜具載進
士題名其他不書諱自可見矣何者郡之多賢者邪今宗
傳儒業任郡庠而集英材以教育之其樂不與存焉均今有
矣詩曰室小無大從公于邁遂為之序 告

嘉熙元年步在丁酉秋九月既望

朝請大夫守宗政少卿直翰林院編修寶鉅院檢討官新安
竹坡呂平書

淳祐癸卯夏

詔左刺憲部使者 竹坡先生呂公再除監察御史移往省侍
於柏廳見紫几間有題曰竹坡類藁披而誦之手不容釋輒跪
請曰 先生斯文如日光玉潔孰不顧覩盡板行以惠後學

先生曰司馬在內都而史記未振昌黎至我 朝而文集競傳
子姑聽之毋容庸速稱請再三因絮嘆而首肯載念吾家自曾
大父以來玉潤率多偉人 史部韋齋朱公及今 御史竹坡
呂公則以學問文章負盛名于世 韋齋集既已刻梓據章茲
刻竹坡類藁蓋使二集並行以彰盛美 先生著述尚多續編
全所得者特泰山之芟芒如奏疏書故詩詞及雜今有作方月
增歲益高當嗣請而刻之是歲臘月望日奉姪建安祝祥拜手謹識

附錄

宋理宗高皇帝龍像

大宋中奉大夫歙縣開國男左史呂公諱午字伯可號竹坡咸
國深恩於淳祐六年丙午歲三月十五日辰時 望

闕願伏禮刻

龍顏永為香火奉祀 貴後所居臨陋迎入鎮東道院古今屈

民永遠奉祀

聖像腹中道有金書 無上玉皇心印妙經 云

上藥三品 神與氣精 恍恍惚惚 杳冥冥

存無守有 頃刻而成 迴風混合 百日功灵

默朝上帝 一起飛昇 知者易悟 昧者難行

履踐天光 呼吸育清 出玄入牝 若亡若存

神：不絕 固蒂深根 人各有精 精合其神
神合其氣 氣合其真 不得其真 皆是強名
神能入石 神能飛形 入水不溺 入火不焚
神依形生 精依氣盈 不凋不殘 松柏青、
三品一理 妙不可聽 其聚則有 其散則零
七竅相通 竅、光明 聖日聖月 照耀金庭
一得永得 自然身輕 太和充溢 骨散寒癭
得丹得炁 不得則傾 丹在身中 非白非青
誦之萬遍 妙理自明

無上玉皇心印妙經卷終于龍像殿中 復於

正統八年癸亥歲七月二十五日夜被人竊去

聖像內物件致被衆信人等經公家

府委耆老一十餘人拘某道衆理問求懇免詞今里人衆
信等重新粧飾完備道遠十二月初十日庚寅之吉復
請

神光附相永鏤

更址恭願

國泰民安風調雨順者

維寄

大明正統八年癸亥歲十二月初十日庚寅吉辰書

六世裔孫 呂旭 德昭 重立

龍傳又於正德十二年丁丑十世孫 元吉 等重整

記云

諭予世祖歆縣開國男竹坡先生累贈至華文閣學士通奉
大夫恩蒙

理廟奉寵有加歸老退思深漸無補于是肖像

龍顏天威不遠咫尺復支星散不一奉入東藏行宮盟曰儀奎
永為香火正統八年五世祖旭率眾信重新粧飾迄今正德
十二年丁丑九十七年歲月滋久弗殫尊臨恭惟

天眷開祥垂瞻高照者也

大明正德十二年丁丑歲三月十五日 十世孫 等立

大宋淳祐六年丙午迄今大明正德丁丑歲二百七十四年也

剪絨袍帶記

至正間兵戈擾攘家藏惟六世祖左史公剪絨青袍一玉帶一
及青簪而已袍帶即公在臺諫日

理廟所賜也今吾子孫不肖不能為袍帶生輝又恐為盜賊所
掠乃獻于吾鎮東嶽之神以五世祖監簿公嘗捐地築屋鎮西
摩山為逆神憩享之所弘齋曹先生汪嘗為記之 觀國欲繼
先志歸致于神而有此袍俾鎮之人共掌之或可久存於後因
記歲月以示子孫并告鎮人後來者當相保守云

至正

甲午歲三月望

南山居士

呂觀國

東嶽行祠鍾銘

淳祐戊申上巳節里川

呂平

銘并書

岱宗嶽

赫灵鎮東

有仇其詞

迪作斯鑄

神之格思

祐此一邦

予以報邾

地父天長

大明弘治十一年戊午歲

商孫

等

敬造大紅潑版一

冕旒一重盤雪絨袍

以紀歲月

大明正德九年甲戌歲

重陽月庚午日商孫元寬等

率眾

鼎新華達鄉賢祠宇

刻奉

十一世祖通奉大夫欽縣開國男贈華間學士左史竹坡平公

十世祖朝散大夫知泉州軍州府賜紫金魚袋百四監簿沈公
衆率財貲外 商孫 元寬 樂成已情白金叁拾餘
兩完全祠宇 永遠奉祀 因記歲月于後紀之

大明嘉靖元年壬午歲商孫 元寬等拘收 青圭一玉帶一
剪絨袍一摠局收囊永遠祀奉 子孫當相保守云
同年 商孫 衆義立規置買贖莖田畝 適年收
租奉祀 以崇

興教源流之本者也因記歲月以示後來子孫之不識耳

曾祖滕祐教諭神像記

大明永三勝祐教諭譚旭字德昭號澄清先生公生於大元至元四年戊寅七月一日辰時洪武三年庚戌歲

國恩蒙本府同知何公以文學舉職本府儒學訓導在任一十九年洪武二十一年考滿稱例赴

京陞除陝西延安府延長縣教諭娶孺人程氏實程太師吉國公元鳳之曾孫女也生吾太祖文顯文著二公次年四月到任七月一日染病八月十九日終於旅邸洪武二十三年顯公負遺骨回家程氏孺人同年亦故合塋呂家林可字三百六十七號祖墳墓西癸山丁向如年三子公廼家中奉大夫左史平公商孫也年生知府沆公沆生樞公樞生嵩高公高生伯常公常生賓卿公卿生教諭公傳

六世大明正德甲戌九月庚午建遠鄉賢祠在東嶽院西
刻立十世祖中奉大夫九世祖朝議大夫入祠祀奉附刻
四世樞密公一木共立三像崇奉祀事

嘉靖八年正月 吉日

商孫 呂元寬 重整奉祀

高祖南山居士賓卿公像贊

鑑泉道人寫

贊曰

其像甚鄙其容甚舒其須則疎重之為山澤之癯其冠甚巍其服則妻其步則徐論之為家世之儒鍾列仙之骨體秉左史之範模宜其齧齒罵賊語不含胡百代之下清風凜如

唐仲贊

唐氏仲實 黃山白雲

又贊

鶴、兮白袍束之兮素條風神睡藉兮儒家者流道心澹泊兮列仙之曹南山秋色氣勢相高

同郡生江祐贊

曾祖澄清翁放論公像贊

予及呂德昭締交三十餘載情誼交孚莫當骨肉洪武壬子
夏予為寫竹林清趣小像後辛酉秋

朝廷用荐者言以文學聘將赴

京師予愛其手姿粹異故為圖之以識久要不忘之意云若
反相臺楊光謹識

贊曰

烏巾白苧有潔其容青史黃卷有銘其行職南宮之杖繼左
史之風其豪吟也李白避其鋒其暢飲也陶潛遜其襟心如
皎月氣如長虹采一簞之黃菊撫三徑之青松噫形雖蛻以
遊於陝西神禽化而迎於江東

姻友唐子保贊

唐氏子保

眼有神足以覘胸中之戈甲筆有舌將以肆紙上之文章舍之清泉白石用之金馬玉堂不誦而讀不銜而彰敏而學之於道有方雖而承之於祖有光盡之者誰鑑泉氏楊贊之者誰白雲氏唐以詒後裔庶幾允藏

洪武癸丑 正月 人日也

大明一統志

南京後卷之十四

宋

呂文仲 歙州新安人父裕南唐歙州錄事叅軍文仲在江左舉進士入宋累官翰林侍讀學士終刑部侍郎集賢學士

嘗使高麗清潔無所求每高麗使至輒詢其出入以君子稱
之有文集十卷

呂斗 歙縣人嘉定中進士累官監察御史糾正官邪不顧
忌觸衆國者欲疎之遷浙東提刑復入為御史劾崇政殿說
書遷起居郎以論疎切直名平贈華文閣學士

呂沆 斗子以恩補將仕郎端平中授黃岩主簿知於潛縣
通判婺州皆有善政嘗星見沆請罷公田還民大忤貴似道
意与雲臺觀起知興國軍及全州皆不赴德祐初召赴行在
沆不渡出卒年八十一

呂大防

英宗時為監察御史以濮議不合出知林寧縣有

治迹

呂公澹

在歙縣東南一十二里名車榆渚水勢滿悍舟多
覆溺唐刺史呂季重以律募工鑿之遂成安流名因

呂漆

知舒州精城過人辨訟立新蒙惠欽延

別呂德昭先生序

余曩年以冀親運轍識德昭呂先生於郡屏見其貌之煒然
氣之充然好友尚義寔宋名臣左史公諱平六世孫克世其
家學予每至城府必會必止宿情瑯如也既而予起自閩
中濫廡于朝承之河南一日有客來謁及見則先生也向
之煒然者已蒼然充然者若飮然矣詢其故則方授陝之延
長文學掾計其別十又一年矣道途雖馳轡冒霜雪抱恙不
能前乃暫止求藥餌治癰決旬則氣色復矣別余微言諄弗
乃謂之曰士之出處固有時耶先生自牧郡屏也十又九
年一官數千里之外無民社之責有教育之責不為不重矣
當思朝廷崇學育才之盛意益充其氣發其蘊以脩齊治平
之道日進諸生而講明津勵之剏底于成廢我盡先生之責

英而有得承左史公之餘烈英雖然國家教統所登無間遠
迹他日闡輔之外人材輩出有以文學之賢者若而微之非
先生其先生行乎哉予不敏書此為規

時 洪武二十二年 春二月 望日 同邑鄭屋真 序